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也面临猜测甚至指控 亚投行何以定风波

潮声 | 执笔 纪驭亚

多家媒体前不久报道,加拿大声称要调查所谓“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中国操控”的指控。6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亚投行成立7年多来,在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下,坚持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运营,在机构建设、战略政策、投资业务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绩,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他还表示,中方作为亚投行最大股东,将继续同各方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共同支持亚投行,办好亚投行,为亚洲及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这些年,亚投行究竟干得怎么样?这次风波,亚投行能经受住考验吗?连日来,潮新闻记者采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和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等处知名专家以及亚投行。

亚投行是个什么银行

不少人是此次看到新闻时才知道,还有一个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达1000亿美元的世界级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

多边开发银行,是指由多个国家共同出资筹建,为成员国改善民生、增加就业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银行。换言之,这是为了联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与交流而建立的,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体感”并不强。

“体感”不强,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他们所发挥的作用超乎想象的强大,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举个例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亚投行根据成员需求先后三次扩大“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金”规模,从50亿美元达到200亿美元。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印度等26个国家通过快速资金支持减轻了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在国内,北京、重庆、武汉也都受益于亚投行的抗疫资金支持。

但作为中国首家发起设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中国在2013年底提议筹建的亚投行,是二战后第一家由发展中国家倡议成立、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重要国际组织。牵头成



中企承建的亚投行在斯里兰卡首个保障房项目2020年11月3日在科伦坡北部郊区破土动工(资料图)。

新华社发

立亚投行也因此被不少学者视为中国进入金融领域以及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节点。

用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前几年接受采访时的话来说,目前一些有全球影响力的多边开发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均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虽然这些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扶贫、环保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但总体来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不足;一些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愿意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因此,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广泛参与并拥有足够话语权的新型多边开发机构是大势所趋。

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因时而生生的亚投行,成为全球多边开发银行中的后起之秀。今年5月底,金立群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晒出7年多来的成绩单:亚投行共批准了218个项目,融资总额超过410亿美元,带动资本近1400亿美元,惠及34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国。这些

项目既有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码头等传统基础设施,也有宽带网络等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以及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基础设施。目的都是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当地民众生活。

“世界大部分地区在过去3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严重滞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很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商务系主任汪建新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球“储蓄过剩”,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资金缺口都很大,已出现资金流动的“鸿沟”。亚投行能促进和协调多种来源的融资,也有能力将投资者目前分配到低回报的大量储蓄型固定收益资产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会产生一些较高的生产力收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从长期停滞转向可持续增长的力量之一。

为何朋友圈越来越大

亚投行的另一项成绩单,同样受瞩目——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今天来自六大洲的106个成员国,成为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银行,成员覆盖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

潮新闻记者梳理这份成绩单发现,亚投行的成员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不少发达国家。例如,G20国家中有14个国家是亚投行成员,七大发达经济体中,也仅有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

原本定位是亚洲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亚投行,为何能吸引全球的朋友?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贲圣林教授向潮新闻记者表示,中国过去20年在国内基础设施项目中获得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吸引各国,特别发展中国家入伙的一大因素。在汪建新看来,作为现有国际经济

和金融秩序的补充,亚投行的制度创新也发挥了大作用。“加入亚投行没有明确的官方筛选标准,成员国自由、自愿加入。例如,在股份结构上,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股比占大多数,但西方成员的总股比也超过25%。在需要75%支持率的超级多数重大事项决策上,西方成员和中国一样拥有否决权。这为亚投行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奠定了制度基础。”

亚投行的制度创新还体现在管理层遴选标准中。管理层遴选应遵循“公开、透明、择优”的基本原则写入机构最高法律文件,在全球主要多边开发银行中也是第一家。潮新闻记者向亚投行了解到,亚投行目前的行长和5位副行长分别来自中国、德国、英国、印度、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

更重要的是,亚投行带来的红利已经逐步兑现。去年11月,汪建新用2010到2020年的全球贸易数据进行相关研究后发现:亚投行推动各成员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在推动各成员方对外出口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中间渠道作用。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加入亚投行之前的各国,加入亚投行的成员方整体上多出3%以上的金额。

汪建新分析,贸易增长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对于各国的国际市场贸易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风险很高,尤其是在体制、经济和金融状况较弱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而亚投行作为一个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多边开发银行,能为成员国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凭什么赢得信任票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亚投行也曾面临一时不了解、不理解者的猜测、疑

问。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均由中国发起,亚投行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专用“提款机”吗?

这些年,金立群行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数次回应过这一问题。他曾谈到:把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比喻为一个飞机的两个引擎,它们有联系,又互相独立。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目标一样,都想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间的合作。但功能不一样,亚投行是国际多边机构,“一带一路”是世界合作的大平台,邀请各方来共同参与,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各自发挥作用。他还曾表示:亚投行同样支持非“一带一路”覆盖国家,地区性、全球性的合作让所有人受益。

“随着亚投行成员的扩充,亚投行的投资项目超越‘一带一路’范畴,进入其他地区是非常自然的。”长期关注亚投行发展的汪建新举例,2022年,亚投行加大对域外成员的融资支持力度,批准了首个巴西项目,以支持巴西东南部地区开展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相关领域。此外,亚投行还与近20个多边组织和区域金融机构建立了机制化的伙伴关系,积极参与G20等重要多边机制,共同讨论全球发展领域的重大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告诉潮新闻记者,近些年来国际投融资市场低迷,亚投行能够持续运营且在多个项目上取得重要进展,相当不易。作为世界上第一家以“基础设施投资”命名并视其为主要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的不少举动都具有重大创新意义,如新设立“低收入国家特别基金窗口”。相比于对贫困国家贷款限制多、壁垒高的多数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短短几年内探索的“更多为穷国、穷产业和实体经济服务”新路子值得更长久的期待。

国际社会也已对亚投行投出“信任票”——亚投行始终保持国际资本市场顶级发行人地位。美国证监会在长达半年的审核后于2022年7月批准了亚投行120亿美元的储架发行申请,这为亚投行继续开展低成本融资提供了条件。同时,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也一直给予亚投行的最高AAA级信用评级。

6月15日,亚投行官网发文,表示亚投行欢迎加拿大审查并将充分合作,同时启动内部审查以确保透明度。据报道,中国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拥有约26.6%的投票权。但负责指导该行一般业务(包括批准该行战略和制定政策)的董事会中,除了中国的代表外,还包括来自其他11个成员国的代表。

“亚投行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就正回应了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目标的担忧和不切实际的指控。”汪建新说,未来,亚投行通过逐渐增加发放贷款的国家、合理统筹国际发展援助的“逆周期性”与公司投资“顺周期性”的匹配度、进一步完善会员国的国际经贸合作机制,提高自身治理水平等路径,将更充分发挥作为全球经济发展重要平台和桥头堡的作用。

俄媒称普里戈任刑事案尚未结案

俄总理呼吁 社会保持团结

新华社莫斯科6月26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据多家俄罗斯媒体26日报道,针对俄私营军事实体瓦格纳组织创始人普里戈任的刑事案件尚未结案,调查仍在继续。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私营军事实体瓦格纳发动武装叛乱的企图并不会影响俄罗斯同友好国家的关系。

俄新社、塔斯社和《生意人报》等俄罗斯媒体26日援引俄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天上午,有关普里戈任涉嫌煽动武装叛乱的刑事案件尚未终止,检方尚未作出新决定,调查仍在继续。部分媒体和社交网站早些时候称,俄检察院已撤销对普里戈任的刑事诉讼。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俄私营军事实体瓦格纳发动武装叛乱的企图并不会影响俄罗斯同友好国家的关系,至于与西方的关系,“此关系已经不复存在”。

拉夫罗夫指出,多国外长表达了对莫斯科的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示相信我们不会放任任何破坏国家统一的企图”。

另据俄政府网站26日消息,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当天与俄副总理召开会议时说,今天的俄罗斯正在经历历史性时刻。当下最重要的是确保俄主权和独立,以及公民安全和福祉。为此,“整个社会的团结尤为重要”。

俄罗斯总统普京26日与伊朗总统莱希通电话。据克里姆林宫当天发布的消息,双方谈及瓦格纳事件,莱希表示全力支持普京。双方还就地区局势和双边合作交换了意见。

俄国防部26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视察了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西部部队集群某军团前线指挥所。绍伊古听取了该集群司令尼基福罗夫上将关于当前局势的情况报告。他要求西部部队集群的指挥官继续积极进行侦察,以便尽早阻止敌方实施计划。

俄罗斯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沃罗涅日州26日取消早些时候引入的反恐行动状态。俄联邦安全局说,目前,莫斯科地区局势稳定。

美国白宫25日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讨论了近期俄罗斯国内局势以及俄乌冲突下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拜登重申美国将通过持续的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此外,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阿尔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反攻开始以来,已收复南部领土130平方公里。

新民主党赢得希腊 第二轮议会选举

据新华社雅典6月25日电(记者于帅帅)希腊25日举行第二轮议会选举。希腊内政部25日深夜公布的对97.97%选票的统计结果显示,新民主党以40.56%的得票率赢得选举,获得300个议会席位中的158个议席。

统计结果同时显示,排名第二的激进左翼联盟获得17.83%的选票和48个席位,排名第三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获得11.86%的选票和32个席位。另有5个政党的得票率超过3%,得以进入议会。

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卢将授权新民主党领导人、上届政府总理米佐塔基斯组建新一届政府。

结果出炉后,米佐塔基斯对新民主党取得胜利表示欢迎,认为这次投票显示出该党获得民众强有力的授权,“要在希腊所需的改革道路上更快前进”,并承诺在第二个任期内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繁荣。

巴黎赛龙舟



6月25日,首届巴黎国际龙舟嘉年华在距离巴黎市区约70公里的穆瓦松水上娱乐中心开赛。新华社发

“僵尸之地”折射美国毒病

——起底美国毒祸之源

一些吸毒者蹒跚而行,另一些吸毒者失去知觉趴在在地上,无家可归者的帐篷随处可见,地上散落着垃圾。这是近期在美国网络上疯传的美国费城北部街头视频中的景象。

英国《每日邮报》跟进报道如此描述:“费城已被毒品犯罪淹没”,“从未见过人类处于如此状况”。在这家英国媒体的笔下,“友爱之城”费城的肯辛顿大道已在毒品侵蚀下沦为“僵尸之地”。网友纷纷评论,如此可怕景象好似一部僵尸电影,令人难以相信这里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50多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对毒品“宣战”,而美国毒祸却愈演愈烈,成为根深蒂固的“美国病”。今天的美国是全世界毒品最泛滥的国家:吸毒人数约占全球12%,是其人口在全球占比的3倍。美国毒品泛滥,与经济利益、游说集团、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相关,加剧美国各种社会问题,也折射出美国政府社会治理的失败。

毒品成瘾已成为 公共健康危机

令费城肯辛顿大道沦为“僵尸之地”的,是一种名为甲基苯丙胺的药物,别名“僵尸药”。它会导致人体从内到外腐

烂,不及时治疗会有截肢风险。该药物一般用于镇静大型牲畜,如今却成为美国流行的毒品,使用者往往意识不到周围环境变化以及身上的疼痛与溃烂,走起路来姿势就像电影中的“僵尸”一样。

“肯辛顿大道乱象”是美国毒品泛滥现状的缩影。美国外交学会一份报告指出,自2000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100万人死于药物使用过量,毒品成瘾已成为美国的一种长期流行病,危及公众健康和经济产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疾控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有10.96万人死于吸毒过量,这一数字创下新纪录。《财富》杂志报道,如今美国死于吸毒的人数比死于枪击和车祸的人数总和还要多。

“毒品成瘾已成为公共健康危机。”美国一个名为“防碎组织”的公益机构在一份报告中说,这场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致命。2021年,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统计中心公布调查数据显示,在12岁及以上年龄的约2.8亿美国人中,目前有3190万吸毒者。

毒品泛滥加剧美国各种社会问题。吸毒对神经造成破坏,加剧吸毒者的心理焦虑和认知障碍,容易诱发精神疾病,加剧情绪激化,从而引发家庭危机、暴力犯罪、心理创伤,此外还会加剧贫困代际传递和种族歧视问题,严重

冲击美国社会。

美国的药品 滥用没有尽头

过去几十年,美国毒品泛滥现象愈演愈烈。一方面,毒品种类不断更新换代。20世纪,美国最常见的非法阿片类药物是海洛因。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近年来,合成阿片类药物,特别是芬太尼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最近,“僵尸药”又成为美国吸毒者的新宠。

另一方面,美国吸毒人数不断攀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吸毒过量死亡人数几乎每年都在增长。美国疾控中心说,吸毒过量是美国人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导致美国人预期寿命缩短。英国《柳叶刀》杂志发布报告预测,如果美国不采取新措施,从2020年到2029年累计将有约122万美国人死于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

“美国的药品滥用没有尽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西奥多·西塞罗哀叹。

问题如此严重,而美国政客的一些“操作”却不禁让人质疑,他们究竟是想遏制毒品泛滥,还是想火上浇油。比如,大麻具有成瘾性,是联合国禁毒公

约中被管制的麻醉药品,一些美国政客却推动大麻合法化。目前,“娱乐目的”使用大麻已在美国2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获得批准。今年4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籍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和共和党籍众议员戴夫·乔伊斯共同提出一项法案,试图在联邦层面推动成人使用大麻合法化。

折射出美国政府 社会治理的失败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自1971年以来,美国已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来遏制毒品传播。但美国非营利组织药物政策联盟执行主管卡桑德拉·弗雷德里克认为,“禁毒战争是失败的”政策”。她说,美国政府所承诺的一切,包括让民众停止使用毒品、让社区重新团结起来、让毒品消失,这些都没有发生。

“禁毒战争”为何失败?关键在于,美国政客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这一问题来为自身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从经济角度来看,大麻合法化使美国政府获得可观的税收。2012年,科罗拉多州实行大麻合法化。此后,该州大麻销售收入已累计已超过10亿美元,但同时各类毒品致死人数也连创新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